

序 言

九十年代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生死悠关的年代,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任何年代比这个年代更加发人深省。死亡本身就意味着新生,人类对未来社会的追求永远不会因挫折而终止。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这一伟大理想最科学的形式。21世纪并不属于资产阶级,仍然属于产业工人阶级和他们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本书所阐述的理论没有任何的标新立异,只是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面临严重考验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产物,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生产关系辩证逻辑篇和辩证逻辑生产关系篇形成本书的姊妹篇。生产关系辩证逻辑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它第一次从内容到形式被逻辑化了。也就是说,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不仅局限于所谓原理,而且有了自己的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基本规律的思维形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业已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已经上升为“唯物辩证逻辑学”。由于“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必然要包括黑格尔辩证逻辑、普通逻辑以及古今东西方的哲学思想等等并使人类思维的全部优秀成果融为一体。即使如此,本书也只是再现了马克思宇宙观无比高深的境界,是《资本论》逻辑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只是完成了马克思和

恩格斯能够完成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

我们这里之所以把辩证逻辑称为“生产关系辩证逻辑”是因为就唯物主义方面来说，“逻辑”首先是事物自己运动被称作规律的东西或内在的规定性。任何主观逻辑如果不陷于荒谬的话，只能是事物自己运动内在规定性的意识形式，辩证逻辑并不在对象之外而是在对象之中。就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说，历史的逻辑是人或能动的人的社会即人类社会自己运动内在的规定性，马克思的历史观即人类社会自己运动内在规定性的意识形式，对于我们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国家所有制自己运动内在规定性的意识形式。就历史的所有制和逻辑的同一而论，《资本论》无疑是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所不同的只是对象或载体：《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或“资本”的辩证逻辑，我们这里则是关于社会主义或国家所有制的辩证逻辑。但是，不要以为《资本论》的逻辑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或者我们的结论只适用于国家所有制，就生产关系同宇宙质的同一方面，它也必然成为所有一切事物内在规定性的普遍原则。

“唯物辩证逻辑”整个体系的阐述以国家所有制自身或单质为逻辑细胞，以自己的历史起点或诞生的单纯自身质为发端。首先抛开一切外部因素阐述了单质的原理和规则，其中包括逻辑唯物主义、辩证法最一般的规律、判断和推理的相互运动、演绎和归纳相互运动以及辩证逻辑和普通逻辑的关系等等最基本的规定；其次，考察从细胞内部组织的集合、层次、层次集合一直到外部机体的体系、体系体、体系体系、体系体系体、直至宇宙的原理和规则，从而完成了单质作为小宇宙和大宇宙逻辑的统一，并使全部逻辑的规定性又进一步上升为概念和宇宙质概念、概念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概念的运动，在宇宙客观现实的高度上说明了物质和意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剖析了国家所有制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

显露出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运行的各种经济机制；最后，整个体系以真理和真理标准、历史的抉择和真理的抉择结束，表现了微积分式的严密流畅的“环”和辩证逻辑独特的逻辑美。

全部演绎和归纳的必然结果是：国家所有制经历了70多年的历程，在本世纪末或下个世纪初面临两个抉择：或者象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完全退回到资本主义所有制，或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继续向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跃进。真正的共产党人显然要选择后者，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第二种抉择的历史。说“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至多只对了一半。正是因为人既是主观的自在同时又是客观的自在，所以历史的逻辑并不同人相外在，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主体的人类社会自己运动的逻辑。因此，人对自然和社会不仅是被动的而且要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如果说，客观逻辑经常表现出人所无法抗拒的力量并决定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式，那么，同样无可辩驳的是，从原始的简单石器到大机器工业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显示出人对客观规律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潜能。

从十月革命开始，我们的努力和奋斗证明以下的客观逻辑不依我们的能动性为转移：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直接扬弃形式，因此也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之上，在农业国家或半工业国家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不远的将来，企图在国家领域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肯定地说：不可能。在现象上的表现是，国家所有制始终只能同产业工人相联系而同农民无法建立直接关系；我们的努力和奋斗证明以下的客观逻辑可以依我们的能动性为转移：既然工人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洪流；既然红色政权可以存在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并燃起熊熊的燎原之火，那么，国家所有制为什么不能作为产业工人一个阶级的所有制，作为真正

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所有制并存于国家之中并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春天呢？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乃至整个剥削制度斗争的任何失败都是自身力量还十分弱小的缘故。革命在工人阶级不占优势的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虽然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但是，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的深厚基础使他们还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可是，如果不能以自己的生产方式的特殊魅力来弥补自己阶级力量的不足，那么，它就不能有效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非工人阶级思潮的影响，并不可避免地重新被推下历史舞台使革命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在工人阶级无力带领“全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下，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独自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选择。全部演绎和归纳的结果是：国家所有制必须作为产业工人的阶级所有制重新崛起。

说工人阶级革命是在一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并不是说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只是呈现了大跨度状况和造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虽然共产党人七十多年的努力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但却使工人阶级从未有过地壮大起来，自觉和不自觉地造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植根于现实的经济条件。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产业工人在经济上的壮大，不仅生产资料而且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已经是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了。就这个阶级而论，无疑已具备了国家所有制作为产业工人所有制存在的物质前提。一旦我们注意到“产业工人的社会”就会欣喜地发现：在其内部，生产力的大跨度状态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消失了，那里只有单一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产业工人自己的所有制或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特殊偏爱的商品生产已经失去任何存在的前提。这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斗争的最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产业工人一个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作为“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产业工人集团是代表现代生产力唯一的劳动阶级，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这个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意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特点才“不是首先要解放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国家所有制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所有制，我们无法抹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那鲜明的阶级色彩，“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如果社会主义不陷入空想，未来社会或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这个劳动阶级可以获得解放的制度，这个劳动阶级的解放条件就是那个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和全民所有制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所有制，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则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所有制，那么它们共同证明的不过是如下真理：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母体的新生儿，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资本主义就是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扬弃了自身的资本主义。这种血缘关系首先在于他们同一的社会化大生产力，其必然结果是：只有产业工人阶级才能代替资产阶级，也只有他们才是未来社会的主人。

马克思从不幻想未来社会，他在《资本论》中仅仅揭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方式，因为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扬弃形式，也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所谓社会主义才能成为科学。国家所有制当然应该是在国家领域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只是我们已经有些淡忘了：国家所有制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人民的自由人联合体”，而是能够造成工人阶级解放经济条件的“产业工人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农民国家中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并不能改变这一客观逻辑。在实践中的必然表现是：工人阶级必须使农民转入自己的队伍，使国家所有制

成为产业工人的国家所有制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条件。国家所有制的任何失败或非科学性都不是“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产业工人自由人联合体”的结果，而是作为“人民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结果，“人民社会主义”的结果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真理，而是“人民社会主义”离开了真理的马克思主义。

革命在工人阶级不占优势的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造成的第二个结果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还远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基础深厚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因此，如果我们真想在国家领域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象新经济政策和改革那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实现自己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强迫我们这样认识问题：资本主义所有制孕育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之所以是工人阶级所有制，只是因为它是大机器工业及其资本主义所有制自我发展的产物。难道一个新生儿的诞生仅仅在于同母体相比崭新的异在而不是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母体的气息，每一滴血都溶解着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文明吗？因此，在工人阶级依然弱小的情况下，或者利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尽可能快地铲除自然经济基础，或者使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化和农民一起重新沦为被剥削和被压迫者，二者必居其一。

全部演绎和归纳的最终结果是：一旦国家所有制作为工人阶级所有制重新崛起，必然造成国家领域“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工人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以农民为代表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所有制的共存、竞赛和斗争。在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改革的共产党人显然不是走得太远而是很不够，不是遮遮掩掩的而是要大胆和旗帜鲜明地发展资本主义。为此，还必须同资产阶级结成新的统一战线，也可以说是一种“联盟”。诚然，东欧和前苏联的速变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对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威胁，但是，三足鼎立的力量在于，其中一足的工人阶级所有制正

是资本主义所不能战胜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据地”，是“井冈山”。它是列宁和毛泽东使共产主义在局部取得胜利思想的发展。它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而且能够首先在产业工人一个阶级内部取得胜利。

在三足鼎立的条件下，“根据地”是怎样的或回答什么是产业工人的所有制就是成败的关键。所谓回答并不是经验的三言两语，更不是对理想社会慎密的设想，而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或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说《资本论》是关于产业工人集团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经济条件的科学，那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他们推翻和剥夺资产阶级后作为“有产”阶级继续争取解放经济条件的科学。什么是产业工人所有制也就是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者什么是国家所有制），这不是个新问题而是围绕了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的老问题。问题始终在于，这个生产关系的经济科学是怎样的，是马克思不能完成而只有实践中的共产党人才能完成的；也是刚刚获得实践机会的列宁不能完成而只有获得了半个多世纪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科学化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所能完成的，而必须伴随着工人阶级所有制的确立才能真正完成。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成熟应该说是一种必然。但是，这绝不是任何企图淡化其工人阶级性的理由，更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科学的道路，《资本论》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产业工人所有制的各种经济规律和范畴，不过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各种经济规律和范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直接扬弃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和范畴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范畴自身的异在。本书的辩证逻辑生产关系篇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资本论》的续篇，是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扬弃形式。

一旦社会主义成为产业工人自己的事情,比如在中国成为1亿产业工人自己的事情,商品生产存在的一切前提都将消除,国家所有制不再“全民”的所有制而是“自由的产业工人联合体”的所有制。如果说工人阶级解放的经济条件是消灭“资本”,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不是简单地剥夺资本家,也不是简单地排斥或模拟资本,而是必须使资本得到扬弃。结果怎样呢?一旦产业工人主人代替了资本家主人,资本就会被扬弃为“劳动本”。其他一系列的结果是:商品首先被扬弃为“使用物品”从而被扬弃为“具体劳动”,价值被扬弃为“一般劳动”,货币被扬弃为“通劳动”,资本总公式 $G-W-G'$ 被扬弃为“劳动本总公式 $T=L=T'$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被扬弃为“劳动过程和一般劳动增大过程”,剩余价值被扬弃为“为己一般劳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被扬弃为“死劳动本和活劳动本”,剩余价值率被扬弃为“为己一般劳动率”,平均利润被扬弃为“平均为己一般劳动”, $l(v+m)=Ic$ 被扬弃为“ $Ih=Is$ ”等等。归根结底,即资本的生产方式被扬弃为“劳动本的生产方式”,成为劳动本主人的产业工人也因此转化为“劳动本者”并扬弃了资本家。

产业工人所有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进而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社会化大生产将会以最短的时间取得对自然经济的胜利。只有这时,工人阶级才具备了在国家领域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同资产阶级的“最后斗争”或者两大阶级一争天下的时刻才能到来。工人阶级能够最后战胜资产阶级之伟力的根源是:超资本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这种差别是极其显著的。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不会知道,马克思所揭示的符合工人阶级解放条件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可抗拒的魅力,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比拟的。

科学的探讨是一种无私的探讨,任何狭隘和偏见都可能使我们偏离科学的轨道。不是科学必须服从我们的意志而是我们的意志必须服从科学。在阶级社会中,进行科学探讨的人无法摆脱阶级世界观的影响。那种“纯粹正义”和“博爱”的世界观并不是超阶级的而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小资产阶级以自己的理想审视世界的方式。因此,“无私”总是同一定阶级相联系。当然,也不要以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无私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有过自己无私无畏的时期和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并写下了无数辉煌的篇章,可是,陈旧的生产方式使它们的无私总不是彻底的,都深深埋藏着自己的私利并使它在科学上达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工人阶级则不同,它不是挥舞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帜去实现解放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摆脱雇佣劳动而争取着获得解放的前提——消灭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这个阶级彻底的无私无畏的世界观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卑微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是他们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结果。虽然科学并不特殊地属于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却特殊地属于科学。一切真正想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解放的革命者,如果不掌握这个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不但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还会陷入无尽的迷茫之中。

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就不会了解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何等的伟大。只要我们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坚持不懈地为他们寻求推翻和剥夺资产阶级后继续解放的条件,就一定会冲破迷雾迎来曙光,使科学社会主义以无比诱人的魅力跃然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历史的判断和推理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始了对整个旧世界的挑战：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都为神圣地驱除这个幽灵而联合起来”。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

“人们说，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们这样说只不过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最为注重的是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伟大的十月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崭新的一页。1917年11月7日上午10时，列宁在《告俄国公民书》中向全世界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11月15日在《告人民书》中指出：“工人、士兵、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苏维埃手里。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业，所有这一切今后都完全是你们的财产、全民的财产了。”“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

谁都不会忘记国家所有制建立最初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社会主义是灯塔，指引着劳动阶级解放的道路；社会主义是朝阳，迎来了新世界的曙光，无论你怎样赞美都不过分。世代代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劳动者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自己的主人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精神振奋。他们忘我地建设着美好的社会制度，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无比高尚的情操。劳动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受剥削和压

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国家所有制曾展现过多么不同寻常的风采，在我们共产党人眼中，这个标志着自己社会制度的所有制是何资本主义所有制无法比拟的。是的，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辉煌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在列宁称之为伟大创举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我们怎么能不为那些普通工人主人翁般的劳动热情所感动呢？“5个旋工在4小时内做了80个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213%。20个粗工在4小时内收集了600普特旧材料和70个各重3.5普特的车辆板弹簧，总共重850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300%”。“128个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做工。在三个半小时内装卸了14个车厢，修好了3辆机车，锯了10立方俄丈木材，还做了许多别的工作。熟练的党员工人的工作强度达到了平常生产率的13倍”。“当工人、事务员、管理局人员毫不吵闹地把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车轮箍，象酷爱劳动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心中油然而产生了一种出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一种空前未有的情景：一百多个身子疲乏但眼睛里放射出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事业的成功”。

在1929—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前苏联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0%，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才不过0.3%，即使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旺时期相比也高出许多倍。比如美国在1890—1895年期间只有8.2%，1895—1900年期间只有5.2%，1900—1905年期间只有2.6%，1905—1910年期间只有3.6%。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几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1940年前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几乎等于1913年的12倍，第二个五年计划快要结束时工业产品总额已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战前的十三年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道路，可谓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从落后到先进的伟大典范。尽管国民经济在战争

时期遭到巨大破坏，战前的水平还是很快就被超过了，1953年工业总产值几乎等于1929年的16倍，而美国才超过了1倍多一点，英国只超过62%，法国只超过5%。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在工业化的历史中的确没有先例。列宁国家所有制的蓓蕾在共产党的精心培育下，开放出生产关系史上最诱人的花朵。

可是，历史是那樣的无情。从五十年代开始，官僚主义、平均主义、效率低下等等弊端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前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开始从巅峰跌落下去。国民收入以五年计，从11.5%的增长速度依次下降到9.2%，6.6%，7.7%，5.7%，4.7%，和1982年的2.6%。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别从60年代后5年的8.5%和6.8%，平均每五年下降到7.4%和4.5%、4.7%和3.4%，1982年进一步下降到2.8%和2.1%。尽管70年代的危机使美国经济停滞不前，可是1981年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还是和1975年相同，为美国的67%和80%，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只相当于美国的40%。社会主义的玫瑰花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和芬芳，无可挽回的衰败终于导致了全面的退变。

历史的逻辑使任何辩解都必然苍白无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忆一下，历史对国家所有制的否定并不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才做出的，而是在50年代初就由共产党人自己做出了。正是由于南斯拉夫率先改革了国家所有制，开始了能够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的“工人自治”的“社会所有制”，才显现出新的生机并结出累累硕果。在1947—1978年间，工业产值增长了30倍，社会总产值增加了9倍，农业总产值1985年比1946年增加了10倍，属于战后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列。可是历史的逻辑不但无情而且无所不在。经过一段有限的繁荣之后，从8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经济每况愈下，停滞、徘徊甚至倒退。1981—1987年经济增长率只有0.9%，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只有0.2%，职工

实际收入为负增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的破产和失业等弊端还是无法遏止地再生出来，社会所有制同样暴露出社会主义质的有限性。

60年代中期，共产党人以无畏的勇气掀起了变革国家所有制的大潮，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改革时代。匈牙利的农业平均产量在70年代末已经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80年代初人均增长率则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他东欧国家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改革的1978—1988的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6%大大高于改革前6.1%的速度。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8%，也高于改革前的11.4%的速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提高6.5%，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8%。可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面危机再一次表现了历史逻辑的不可抗拒性，前苏联和东欧的退变说明改革已经越过了它的鼎盛时代。以匈牙利为例，在获得了10年的稳定繁荣之后，70年代末开始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经济停滞不前，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只有1%左右，个别年份为负增长。居民收入下降，外债沉重，8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了居民无法忍受的边缘。改革的停滞、徘徊和资本主义最终的复归，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困惑和疑虑。

共产党人的每次实践都闪烁着社会主义的火花并显现出勃勃生机，但自己的黄金时代又总是那样的短暂，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享受一下成功的快乐，危机就来到了。在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存社会主义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比资本主义更为巨大的优越性，还没有造成那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如果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那么，不承认这一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会带来更大的痛苦。资产阶级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幽灵”重新赶入坟墓本不足为怪，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也因此怀疑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么，真正葬送共产主义事业的就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我们自己。

从十月革命开始，共产党人和劳动阶级 70 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极其宝贵的。国家所有制，这个标志未来社会制度的伟大实验始终是各种机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退变不可逾越的障碍。问题在于：当我们坚持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时历史嘲弄了我们，可是，当我们否定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时，难道历史不会同样再嘲弄我们一次吗？有远见的共产党人都会认识到，能否实现对国家所有制的科学分析，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迟一天就会增加一分抵御资产阶级进攻的困难。如果是科学地而不是实用地对待列宁的国家所有制及其各种演化形式这份遗产，那么，任何怀疑和动摇如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就一定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要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实，就必须首先以革命的精神对待自己。科学的态度必须伴随有科学的方法，一切因感和疑虑究其根本原因，首先不是国家所有制的危机而是宇宙观的危机，也就是说真正的反思必须从宇宙观开始。但是，这绝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已经过时，相反，正是由于它的革命方面被窒息的结果。对于共产党人和劳动阶级来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走出困境的思想武器，才是打开能够植根于现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大门的钥匙，只要一丢掉它就将继续在迷茫中徘徊。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 卡尔·马克思

目 录

序言.....	1
历史的判断和推理	10

生产关系辩证逻辑篇 国家所有制的质

一 单质	
1. 单纯质.....	2
2. 直观质.....	9
A. 隐直观质	9
B. 显直观质	13
3. 容中质	16
4. 扬弃质	20
5. 质的周期	23
A. 复归隐直观质	23
B. 复归容中质	25
C. 复归显直观质	26
D. 周期质	26
E. 质的循环	28
6. 质的系列	34